

以阅读抵达历史深处,守护不容忘却的记忆。本期特别推荐两部揭露二战期间日军暴行的著作,他们均为近期“百本好书送你读”推荐书目里的佳作。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以泣血的笔触,还原了那座古城的至暗时刻,字里行间是对历史的叩问与人

性的悲悯;马克·费尔顿的《恶魔医生》则深入戳穿了七三一部队以“科学”之名对盟军战俘进行的残酷人体实验。历史的真相或许沉重,但唯有直面并铭记,才能防止悲剧重演,捍卫今日的和平与尊严。——编者

古城的悲鸣

本侵略者的这些行为都是公开的,其目的显然是恐吓。日本侵略者在国际观察者的众目睽睽之下施暴,并对国际人士试图阻止暴行的努力置之不理。南京大屠杀并非由于暂时的军纪失控,因为大屠杀持续了7周之久。该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用英语全面研究南京惨剧的专著,张纯如在这本书中极富感染力地讲述了这个恐怖的事件。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确切地了解日军指挥官及其士兵这种野蛮兽行背后的动机,但张纯如的著作比以往任何研究更透彻地分析了日军的所作所为。在此过程中,她使用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包括无可置疑的第三国观察家(那些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仍然留在这座不设防城市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的证词:张纯如发掘的此类资料之一是约翰·拉贝的日记,事实上这些日记可以构成一个小型的档案馆。拉贝是一名德国商人,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发起了保护南京平民的国际行动。透过拉贝的眼睛,我们看到当时手无寸铁的南京居民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猛烈攻击时经历了怎样的恐惧,展露了怎样的勇敢。通过张纯如的描述,我们不禁钦佩拉贝和其他国际人士的勇气。当时城市横遭兵燹,居民惨遭杀

戮,医院关门,太平间尸体残骸成堆,四处混乱不堪,很多国际人士仍然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改变这一切。同时我们也从该书中了解到,当时许多日本人知道南京正在发生的一切后为此感到羞愧。

当西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忘却南京大屠杀时,该书更加突显出其重要价值。张纯如称之为“被遗忘的大屠杀”,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欧洲和亚洲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事件联系在一起。诚然,日本和德国只是后来才成为盟友,而且不是太好的盟友,然而发生在南京的惨案(毫无疑问希特勒也犯下过类似的罪行)却使他们成为道德上的共犯,因为他们作为暴力侵略者都犯下了后来被称为“反人类罪”的滔天罪行。美国诗人奥登曾在中日战争期间访问中国,他比大多数人更早期地将发生在欧亚两洲的大屠杀联系起来:

从地图上的确可以找出某些地方,那里的人民正笼罩在邪恶中:比如南京,比如达豪。(该文为《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一书序言,有删改。作者为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近代史教授。)

冰封的罪证

一部队。

此处是日本军队当年在伪满洲国进行大型生化战实验的遗留建筑。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被日本人以科学的名义送进平房区的这处设施并杀死,其中不仅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婴儿、孩童和成年人,甚至还有传言中的盟军战俘。在宪兵队的协助下,得到相关允许的日本军医在这些人士身上做了各种活体医学实验,试图挑战人类对人体的认识以及人能够抵御疾病、感染、温度、海拔和饥饿的极限。出于法律、道德、政治和公众情绪上的考虑,这些实验通常是被禁止的,但打着科学探索旗号的日本人做起这些事来随心所欲,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臭名昭著的纳粹党卫军医生在集中营所做的如出一辙。

1945年8月,二战随着盟军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而结束,日本人开始忙着掩盖七三一部队的罪行。但该部队的大多数设施建造得异常坚固,轻易不能摧毁,七三一部队基地也因此最终得以保存到21世纪,成为日本人曾处心积虑屠杀无辜的鲜明罪证。七三一部队在平房区及其他占领区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本书将把笔力集中在一座特别的战俘营。作为不容否认的证据,那里发生的一切证明盟军战俘曾不知不觉被卷入了七三一部队的研究项目。奉天战俘营几乎全部由木质棚屋组成,这里关押着数千名盟军战俘,他们大多被俘于1941年-1942年盟军亚洲大溃退期间。从1942年被关押起,直到1945年重获自由,集中营内的战俘们一直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苦苦挣扎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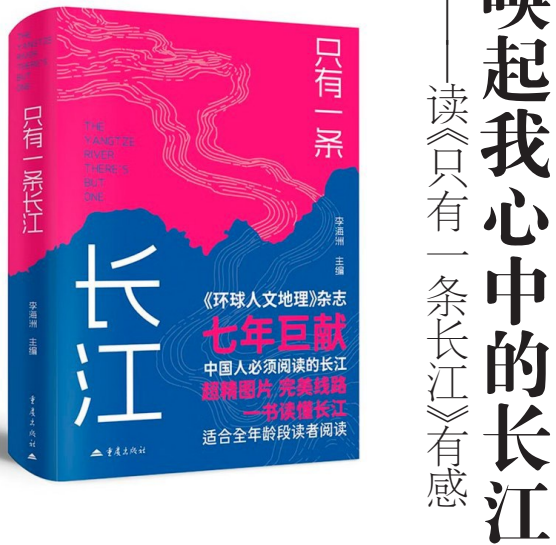
根据历史记载,1942年,盟军大溃退后的亚洲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黑

暗的阶段,而对一批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战俘,以及零星的来自新西兰和荷兰的战俘来说,命运已然改变:他们这些人原本在两处相隔甚远的热带地区,但他们都被带离热带,送往位于中国遥远北方的奉天战俘营。

战争结束后,关于日本人利用盟军战俘做实验的证据几乎传遍了半个地球。在本书作者之前,从未有人试图把这些证据全部收集起来,更不必说在此基础上拼凑出日军生物战项目的内幕,以及该项目与关押在奉天战俘营内的可怜士兵之间的关系。而最令人深思的是:本书中的证据均由不同国籍人士在不同时间口头讲述或书面确认;尽管这些证据彼此分散,但它们却能在关键之处彼此契合印证,因而为我们提供了绝佳机会,让我们一举得以解答“七三一部队在加害亚洲人的同时,是否还将盟军战俘变成了他们的受害者”这一历史问题。

本书的主要线索自有其逻辑基础。军方几乎不会一时兴起便启动花费甚巨的实验项目,且现有证据强有力地表明,盟军战俘就是七三一部队生物武器实验项目的受害者。能证明此事的“巧合”很多,而前后矛盾、否认上述实验的声音也很多。在日本人魔爪之下的盟军战俘有过地狱般的经历,这或许是最黑暗的部分,也是最神秘的部分。然而,当我们破天荒地的一切证据集中起来之后,就会发现真相是那么冷酷、那么令人不安,却又无比符合逻辑。

(本文为《恶魔医生:日军对盟军战俘的人体实验》一书引言,有删改。作者为英国历史学家。)



■吴昊

书写长江的书很多,但这本介绍长江流域自然与人文历史的图书《只有一条长江》(重庆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突破了传统地理书的书写范式,从“科学探索、生态观察、人文积淀与历史遗存”四大维度,对长江文明进行了一场立体重构。

全书以地理流源为纬,工笔细描画出长江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之姿;又以史脉文脉为经,微言大义讲出长江亘古通今、穿越时空之魂。全书经纬纵横,包罗万象,展尽地理之盛、人文之萃、时空之变。书中既有对三峡地质演变、鄱阳湖湿地生态等自然地理的科学记录,也收录了大量考古发现、水利工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成果。正如书所述:“长江并不只是一条自然的河流,更是连接古今的纽带、沟通中外的桥梁。”这条奔流不息的江水,既见证了神州大地的沧桑变化,也滋养着流域内世代儿女的繁衍生息。

我是一个出生并成长在北方的重庆人,关于长江的记忆如吉光片羽,它们断续、零碎杂糅在我的生命记忆里,少有机会直观其壮阔,从未奢求能一睹其全貌。而这本《只有一条长江》却用不长的篇幅弥补了我这份遗憾。当我一页页捻过,书中一幅幅宏大的图片伴着娓娓道来的文字,令我震撼之余,也泛起我思绪的涟漪。

关于长江,我依稀记得一些事。那是我小时候外婆讲的一个故事:时逢年关,她带着我的母亲赴成都探亲,远程坐火车回家。上世纪70年代末,驰骋在成渝铁路上的还是那种冒着滚滚黑烟的蒸汽机车。一路上多洞隧,每当车头冲入洞中,也便将那黑色的“鼻息”一股脑吐在狭仄的隧道内,随着扰动卷入车厢。待到再见光明时,车厢里逐渐现出一张张垢面,夹杂一声声咳嗽。年幼的母亲被呛哭,泪水融了颊上的浮尘,花了脸。外婆便抱起她哄道:“么妹,莫哭。你看窗外,马上就到朱杨溪站了,马上就看到长江了……”每当此时,妈妈便如触电般倏然敛声、痴望。

我后来问母亲:为什么听见“长江”就不哭了? “一想到要看见长江了,好兴奋啊!”母亲回忆道,“我至今仍记得,车到朱杨溪,拐一道拐,一方鄰近的江面便映在那车窗里。一路穿山越岭,到此豁然开朗。那时我最爱长江了,这也是我关于长江最难忘的记忆。”想必生长在长江边的人们,心中都藏有一段关于长江如此这般的故事。诚如书中所言,“长江和众多支流的故事,既是‘江’与‘山’相遇的故事,也是城市记忆和未来相互激荡的故事。”所以,长江只有一条,但也未必不会有千千万万条——那千千万万条是流淌在万千受其恩泽的人们故事里的长江。

如今,外婆已离开我们多年,退休返渝生活的母亲也早已年过花甲,人生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当母亲戴上老花镜,翻看我送给她的《只有一条长江》时,关于长江的许多往事,她竟依然如数家珍。在母亲的那些关于长江记忆里,饱含着对亲人、故乡和这条大江的深情。

于是,我问母亲,想不想再去看看朱杨溪? 10月秋末的一日,我带着母亲和这本关于长江的书,踏上了寻找朱杨溪站之旅。导航“江津区朱杨溪站”,道路却断在了离该站显示距离100米但实际垂直海拔300米的地方。无奈只得停车和母亲步行往下寻去。按图索骥,我们穿过一个镇子,起初散见几户人家;越深入,竟阒无人迹,四处皆荒废倾圮的房屋残垣。终于在一个没有遮蔽的梯坎上,我远远看到了母亲记忆中那“鄰鄰的江面”。

好不容易下到位于江边的朱杨溪老站,坐在无人值守、空空荡荡的候车大厅里,母亲说好像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一切都没变——没变的是这江、这站,以及那幅挂在候车大厅正中、凝固在时间里的“全国铁路示意图”。窗外偶尔几声由远而近的汽笛声,提示着尚有寥寥几趟班列经过,似乎也将母亲的那些往事带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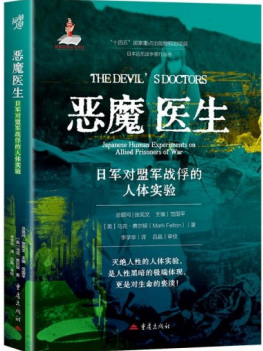
朱杨溪站因长江航运和成渝铁路而兴起,也因为高铁时代的来临而没落。朱杨溪在变,城市在变,时代也在变,唯独从它们身旁流过长江,却始终一念向海,奔涌不息。于是我又想起书中的一句话:“长江最后的心事,就是要以数千年积淀的底蕴,融入时代的潮流,以广博恢宏的胸襟,通过大海,去拥抱更大的未来。”是啊,在江涛与时光的共鸣中,我们寻回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故事,让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感动,也随大江奔向未来。

从唐古拉山的冰川融水,到三峡工程的宏伟篇章;从可可西里的野生生灵,到玉树人守护家园的动人故事;从三星堆的神秘遗迹,到朝天门码头的市井繁华……读者可如亲历者般,从源头一路行至海口,横跨11个省市,收获丰富的地理知识与人文积淀。感谢《只有一条长江》,它不仅帮助我们找到了那份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深切眷恋,更唤醒了我们每个人心中关于长江的别样情愫。唯愿更多人翻开此书,于字里行间,于记忆深处,找回那条曾在我们记忆中流过的长江。



《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作者:[美]张纯如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张纯如女士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并首次发掘了许多重要文献。全书从日本士兵、军官为什么完全脱离了人类基本的行为规范,日本学校和教科书从心理层面向学生灌输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蔑视,以及高度军事化的教育体制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根源性原因。



《恶魔医生:日军对盟军战俘的人体实验》[英]马克·费尔顿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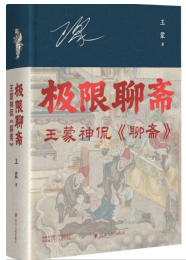
美国与日本七三一部队高层的秘密交易,让该部队在侵华期间的诸多罪行被历史掩盖,成为“秘密中的秘密”。马克·费尔顿博士抽丝剥茧,集腋成裘,结合多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用充足的证据证明了日军的“恶魔医生”,将西方战俘作为“活体豚鼠”的黑暗历史。本书不仅是对日军暴行的血泪控诉,更是一场叩问人性与伦理的历史审判。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据《重庆日报》

赋予古典名著新的生命力



《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作者:王蒙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5年10月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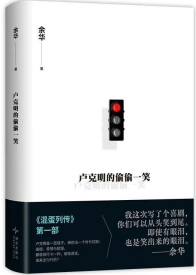
《极限聊斋》是91岁的王蒙酝酿30年之久的心血之作。他从《聊斋志异》的近500个故事里,选取《考城隍》《叶生》《聂小倩》《王六郎》《娇娜》等54篇经典,以其九十余载人生阅历和深厚文学功力进行了全新解读。“经典离我们并不远,只要能吸引年轻人读完,觉得‘原来经典也能这么读’,能通过故事读懂自己的生活,我就满足了。”王蒙表示,古典名著常读常新,那些久远的作品也能不断获得新的生命。

在对《聊斋志异》的54篇经典进行

解读时,王蒙以庄子“人间世”“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四境为纲,重新编排,犀利点评了他在其中观察到的“极限叙事”——一种中国文学中独有的,荒诞到极致也真实到刺骨的笔法。在他的解读中,古典文本与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激烈碰撞:从职场内卷、女性觉醒,到情爱欲望与世态人情,300多年前的狐鬼故事得到创造性转化,为当代读者提供了一面“读懂古典、照见自己”的明镜。

之所以将书名取为《极限聊斋》,王蒙表示,是因为蒲松龄写得“太‘绝’了。以‘神侃’的形式来解读,则是王蒙对自己解读方式的幽默定位:“版本差异、文字考证,那是专家的事。我就是‘神侃’,是用当代人的眼光解读300年前的传奇故事,跟今天的职场、情场、生活困境连起来。”他坦言,这本书的初衷是想让经典“活”在当下,让每个读者都能从《聊斋志异》中读到自己。

余华新书,是部荒诞喜剧



《卢克明的偷偷一笑》作者:余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2025年11月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聂晶

余华的新小说终于来了——距离上一部长篇小说《文城》出版,已经整整5年。这次他带来的《卢克明的偷偷一笑》,是“混蛋列传”系列的开篇之作。有意思的是,这部作品最初只是《巴黎评论》的一篇短篇邀约,写着写着,竟和余华心里酝酿多年的“混蛋”故事撞了个满怀,最终长成了一部长篇。

小说主角卢克明,一个家装公司老板,在商海里浮浮沉沉,活脱脱一幅当代“透支人生”图鉴——金钱、爱情、欲望,统统可以先“贷”为敬。余华这次一改往日悲情底色,

首次尝试零死亡叙事的喜剧风格,运用他那招牌的幽默笔法,几乎贴着人物的鼻尖写,轻轻松松就把网红、商人还有各路江湖人士的生存状态勾勒得活灵活现。主角把“透支”当人生哲学,看似荒唐,照出的却是人性里那几面不好轻易归类的是非曲直。

新书篇幅不长,却回味无穷。余华把卢克明的商海历险记,和普通人在利益场中的那点小心思、小选择,织成了一幅带着烟火气的都市浮世绘。幽默明快的叙述背后,善恶真伪就像透过一面多棱镜,闪闪烁烁,煞是好看。

原先只想写个一两万字的余华,没忍住把“混蛋”家族的大门推开了。他早已透露,这个系列至少还有两部独立故事候场,莫非是要悄悄建起一个“混蛋宇宙”?而他笔下这次无人死去、无人受折磨,甚至人人都落得个幸福收场——这放在余华的作品里,简直像一句温柔的“反套路”宣言。

书已开始预售。到底有多“混蛋”,又到底有多“幸福”,答案就藏在字里行间,待你翻开细品。